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与当代价值

——基于《启蒙辩证法》的文本阐释

张岚芬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0日

摘要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成果, 深刻揭露了现代社会中文化从“多元发展潜能”异化为“支配工具”的本质危机。“文化工业”理论以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现实语境, 以技术理性为批判线索, 剖析了文化工业的生成逻辑与核心特征, 揭示了其对个体主体性、艺术本质及社会关系的异化。在数字技术主导的当代社会, TikTok等平台的推荐算法与用户界面设计, 延续并强化了文化工业的“同一性统治”逻辑, 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回归《启蒙辩证法》的文本语境, 梳理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背景与核心内涵, 剖析其批判维度, 结合TikTok等平台的具体实践, 探讨该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局限, 为理解当代文化异化现象、构建健康文化生态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阿多诺, 文化工业, 《启蒙辩证法》, 技术理性, 当代价值

Adorno's Critique of Cultural Industrial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Based on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Lanfen Zh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29, 2026; accepted: June 21,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Abstract

The “culture industry” theory proposed by Adorno and Horkheimer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s

a core achievement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social critical theory, which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crisis of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from a "potential for diverse development" to an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Based on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form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aking technical rationality as the critical clue, this theory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nd reveals its alienation mechanism o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rtistic ess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domina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and user interface design of TikTok platform have continued and strengthened the "logic of identical rule"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nd Adorno's critical theory still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Returning to the textual context of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generation background and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theory, analyzes its critical dimensions,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ikTok platform,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alienation phenomenon and building a healthy cultural ecology.

Keywords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echnical Rationality, Contemporary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启蒙辩证法》里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对传统文化研究在“大众文化”方面片面认知的一种突破，其构建起一套以“异化批判”为核心的文化理论。阿多诺清晰表明，文化工业所具有的“反启蒙”本质并非大众文化自然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大规模资本凭借技术理性，对个体意识与社会秩序进行精准操控所形成的产物，其核心在于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以及意识形态化。

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以 TikTok 为代表的算法推荐、短视频平台、流媒体等新媒介形态持续迭代更新。这些新媒介看似对文化传播的方式与载体进行了重构，实则延续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同一性统治”逻辑，使得文化工业的异化形态展现出更为隐蔽、更为高效的特征。例如，当前学界对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文本解读或者单一维度的当代映射，却缺乏对理论生成语境、批判维度与当代价值进行系统性整合。研究说明，这种状况不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该理论。基于此，本文回归《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理论文本语境，梳理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逻辑与核心特征，剖析其对个体、艺术与社会的异化机制，结合 TikTok 平台的具体实践，探讨该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局限，以期为当代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借鉴[1]。

2.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语境与核心特征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并非凭空抽象构建的理论，其是深深嵌入特定历史语境、技术条件以及个人批判立场中的产物。研究说明，其生成逻辑能从大规模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现代媒介的技术条件，还有阿多诺身为流亡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这三个方面展开。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经济基础为文化工业理论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现代媒介的技术条件为其提供技术层面的保障，阿多诺的批判视角则赋予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三者相互交织融合，故而共同形成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根基。

2.1. 大规模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文化转型

文化工业的诞生，本质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型的文化表征，是经济权力向文化领域全面渗透的必然结果。在《启蒙辩证法》开篇，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便明确指出：“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2]。随着大规模资本取代个体业主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文化生产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不再遵循“生活需求引导资本”的自然逻辑，而是呈现出“资本走到哪里，生活跟到哪里”的异化态势[3]。

这种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资本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掌控：广播公司依赖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依附银行资本，各文化业态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深度交织，最终形成了“电影、广播、杂志”相互协同的统一系统，这种“一致性”并非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结构的直接投射[2]。例如，城市规划中“带有小型卫生间的独立单元”看似为个体生活便利设计，实则让个体“越来越屈服于资本的绝对影响力”[2]；不同价位的杂志、电影虽有表面差异，但其内容均取决于“消费者的分类、组织和标定”，本质是大规模资本对文化需求的预先设计与精准引导[2]。正如李国成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文化工业的“宏观与微观一致性”，恰恰反映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假惺惺的统一”——大规模资本主导下的大众文化看似多元，实则是“人为制造的框架结构”，规训性在此过程中逐渐显现[4]。

2.2. 技术理性的异化及其支配功能

文化工业的辩护者常从技术角度为其合法性辩护，以“技术需要”为由，声称“千万人参与再生产”需要“统一的需求满足统一的产品”，且“生产标准以消费者需求为基础”[2]。但阿多诺明确反对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强调技术本身并非文化工业发展的主导因素，这种解释本质上掩盖了技术背后的经济权力，其核心论断是“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2]。

在阿多诺看来，技术的异化是文化工业得以存续的关键：媒介技术被大规模资本赋予“支配社会的权力”，其“标准化与大众生产”并非技术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2]。文化工业作为“工业”，虽以“科学、技术、理性”为标签，但技术的必要性并非源于文化自身的需求，而是批量生产与资本增殖的外在要求。例如，电话尚能保留个体的沟通自主性，“使每个人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却将所有参与者都转化为被动的听众，被迫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公众的“自发性”被“训练有素的监听者、专家筛选的节目”所控制，技术最终沦为“资本垄断传播渠道、整合大众意识的工具”[2]。江晓雨在研究中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指出当技术被纳入大规模资本体系，其原本蕴含的“解放潜能”被彻底消解，转而成为“将个体纳入权力结构的手段”[5]。

2.3. 流亡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与权力审视

作为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统治而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阿多诺对权力的支配性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有着敏锐的感知，这种独特的批判立场，使其能够穿透文化工业“大众化”“娱乐化”的表象，看到资本与权力借助文化对个体意识的深层操控。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所宣称的“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本质上是“供求关系的彻底颠倒”——并非需求决定供给，而是“供给制造需求”[2]。大规模资本首先确立“维系现行秩序的原始需要”，再通过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与大规模传播，将这种“资本需要”转化为“大众的普遍需要”，实现对个体意识的隐性驯化。

文化工业的“同质化”是其核心特征之一，这种同质化不仅体现在产品层面，更渗透到认知层面。阿多诺以汽车工业与电影工业为例，尖锐地指出“克莱斯勒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区别，不过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们的幻觉”[2]，华纳兄弟与迈尔公司的电影也“属于同样的情况”[2]。即使是同一公司的“高低端产品”，其差异也日益微弱：汽车的“汽缸数量、专利部件”，电影的“明星数量、技术过度

利用”，不过是“维持竞争假象的手段”[2]。这种同质化源于文化工业的统一生产图式，文化生产依赖固定模板，各式产品看似创新，实则是同一能指的感性复制，而非真正的艺术创造。当受众长期接触这类“类型化”产品，其对现实的认知模式会被逐渐固化，例如看电影时“听到开头就知道结尾”，听流行歌曲时“猜到下一段旋律”，这种“自动反应”本质是“思维的惰性化”，最终导致个体想象力与思考能力的丧失[6]。

3.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维度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并非单纯的文化批判，而是涵盖个体、艺术、社会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批判，其核心是揭露文化工业对人性、艺术本质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揭示启蒙理性如何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下，从“解放力量”异化为“支配工具”。

3.1. 个体主体性的异化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能够“在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这是个体主体性的核心[2]。但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通过预先加工文化内容，让受众只需被动接受、自动反应而无需独立思考，彻底掠夺了消费者的理性能力，使其沦为“工业文化的被动消费者”，从而丧失理性的批判能力与主体性。

阿多诺以有声电影为例，深刻剖析了这种异化过程：“有声电影远远超过了幻想的戏剧，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观众“不能在影片结构之内作出反应，只能跟随故事主线”，最终“被迫把影片等同于现实”[2]。有声电影的快速剪辑、连续叙事等特点，要求观众必须全神贯注，任何持续的独立思考都会导致其漏掉情节，因此观众只能被动跟随剧情逻辑，思维逐渐沦为“机械反应”，进而造成个体“心智与意识的退化”。这种退化是渐进式的：长期的同质化内容灌输，让受众逐渐“丧失对‘异质思想’的接受能力”，最终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服从资本的引导”[7]，个体主体性被彻底消解。这种异化逻辑在 TikTok 平台上得到了延续与强化。平台的推荐算法以用户的点赞、评论、停留时长等行为数据为核心，精准捕捉用户偏好后，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形成“信息茧房”效应，使用户逐渐丧失接触异质内容的机会；与此同时，平台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界面设计，进一步压缩了用户的思考空间，使用户无需主动选择，只需被动滑动接收内容，思维沦为“机械反应”，这正是技术理性对个体感性经验的新式殖民——区别于传统广播、电影的“被动接收”，TikTok 以“个性化”为伪装，实现了更精准、更隐蔽的个体认知驯化，深化了阿多诺“同一性统治”的批判。但需注意，阿多诺理论存在明显局限：其将受众视为“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却忽视了 TikTok 用户的“破茧”实践——部分用户通过“反推荐设置”“主动搜索异质内容”“屏蔽同质化标签”等行为，打破算法的“信息茧房”，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反抗潜能，这是阿多诺未能涵盖的数字时代新现象。

3.2. 艺术本质的异化

阿多诺对“风格(style)”的批判，是其文化工业理论的核心维度之一。他明确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的真实风格(genuine style)”与“文化工业的虚假风格”，指出前者虽也“表达社会资本结构”，但艺术家可通过“突破风格”表达生活苦难，形成“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从而实现艺术对现实的批判；而后者却是“对风格的彻底否定”，因为它将“统一图式”伪装成“自然风格”，既无批判现实的张力，也无艺术的独创性，沦为“stylized 的暴力”[2]。

文化工业的巧妙包装，让受众误以为其产品是文化多元性的代表，实则所有产品都服从于大规模资本的需要，艺术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阿多诺通过这一批判，揭露出艺术风格从未“纯粹审美”，而是“社会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投射”[8]。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工业常以“自由主义精神”为伪装，让受众误以为“选择不同文化产品”就是“自由的体现”，实则这种“消费自由”不过是“资本允许的自由”，

进一步增强了规训的欺骗性，使艺术彻底丧失了批判现实、提升人性的核心功能，沦为“无批判的肯定性文化”。平台推荐算法以流量变现为核心导向，优先推送热门模板、相似剧情类内容，使得创作者在流量逻辑的引导下陷入同质化创作的困境，其艺术创新性被不断弱化；与此同时，平台用户界面设计中所包含的简单剪辑工具、模板化创作入口等功能，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生产的门槛，拓宽了文化创作的参与范围，但也使得艺术创作逐渐沦为适配算法偏好的产物，个体的感性表达被技术理性所框定，进而形成“技术殖民艺术”的数字时代新形态，这一异化形态与阿多诺所批判的传统语境下的“艺术异化”一脉相承，又因数字技术的特性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文化工业的新特征。这一现实图景也进一步凸显了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局限性——其过度强调文化工业的同质化本质与消极影响，却忽视了 TikTok 平台在降低文化生产门槛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普通用户无需具备专业的创作技能，借助平台提供的便捷工具即可开展原创表达，这一过程催生了大量小众化、个性化的原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本对文化生产的集中主导，彰显了数字平台所蕴含的多元发展潜能，这与阿多诺理论中所呈现的悲观主义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3.3. 社会关系的异化

文化工业宣称“娱乐是工作之外的放松”，但阿多诺揭露其真实本质是“劳动异化的延续”——娱乐并非“逃离劳动”，而是“适应劳动的训练”，受众在休闲中仍处于“机械反应状态”，与工作中的“流水线操作”无本质区别[2]。阿多诺以卡通片为例，指出早期卡通片是“对抗理性主义的幻想”，而文化工业中的卡通片则“让技术理性彻底战胜真理”——主角不断被“暴力攻击”，受众在笑声中“学会了经受惩罚的考验”，最终“接受社会的规训”[2]。因此，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娱乐”，不过是“虚假的快乐”[9]，这种“虚假的快乐”会“通过一种比广告上贴出来的标语还要僵硬的模式”，剥夺大众的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2]。

更值得警惕的是广告与文化工业的合流，这也是文化工业实现规训渗透的重要手段。阿多诺指出，广告与文化工业的合流，使得广告不再是“文化工业的附属品”，而变成了“规训的宣传工具”——它不仅为文化产品“吸引资本”，更“为所有产业和现行资本秩序做广告”[2]。例如，奢侈品广告营造的“高端形象”、汽车广告中的“成功符号”，本质是让受众默认“幸福等于服从消费秩序”，最终“实现资本对生活的全面引导”。这种合流还导致了“语言的异化”——语言不再是“意义的载体”，而是“纯粹的指称符号”，其与生活经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忧郁、历史甚至生活这样的概念，在词语中失去了原有的内涵”，术语变成“巫术”[2]。

焦婷婷在其研究里表明，语言异化是“文化工业规训的关键手段”。文化工业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标签化语言，因而消解了语言的批判功能，使得大众难以借助语言构建“异质思想”[10]。这也说明，这种语言异化本质上是技术理性片面化的表现，“术语沦为一种狡诈的存在”，成为规训认知的工具。其通过传播特定规训逻辑，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导致个体在不知不觉中被影响，进而接受并认同资本的引导[2]。这种合流在 TikTok 平台上呈现出“原生广告嵌入”的新形态——推荐算法将广告与普通短视频精准匹配，用户界面设计使广告与原创内容无明显区别，用户在休闲活动中不知不觉接收广告信息，被引导形成“消费即幸福”的认知；平台的“互动点赞”“流量排名”机制，还将个体休闲行为转化为“流量数据”，使个体感性的娱乐体验被技术理性量化、驯化，延续并强化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劳动异化延续”，实现了技术理性对个体休闲经验的新式殖民。但阿多诺的批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它忽视了大众的主动反抗实践，TikTok 用户通过“二次创作解构广告”“吐槽广告同质化”等方式，对技术理性的殖民进行反抗，体现了大众的反思意识，这也说明文化工业的规训并非绝对，个体仍具有反抗空间。

4.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局限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源自“收音机、电影时代”，其核心批判内容为“资本借助技术理性达成同一性统治”。在数字技术占据主导的当代社会，该核心批判不但没有失去时效性，反而以更隐蔽且高效的形态呈现。算法推荐、短视频平台的“15秒节奏”、TikTok的无限滚动界面设计等新媒介特征，将文化工业的逻辑延续并进一步强化。这也说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在当下依旧具备重要价值，不过与此同时，其理论局限也不容被忽视。

4.1. 数字时代文化批判的当代价值

首先，该理论为理解当代数字文化异化现象提供了核心视角。技术从“收音机、电影”升级为“互联网、AI”，但文化工业的“同一性原则”并未改变——TikTok的推荐算法的“个性化内容”，实则是“更精准的同质化控制”，形成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同一性统治”的当代形态。这种“新文化工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信息茧房”的强化。TikTok的推荐算法通过推荐算法的用户行为数据捕捉，精准捕捉用户偏好，向用户推送相似内容，如TikTok的“推荐页”，看似“个性化”，实则是大规模资本对用户认知的精准框定[11]。用户关注某类内容后，算法会持续推送同类内容，使其陷入“信息茧房”，失去接触异质思想的机会，最终“误以为自己掌控着文化消费，实则被算法牢牢控制”[11]。其二，碎片化与注意力控制。TikTok短视频的“15秒节奏”、TikTok的无限滚动界面设计的“滑动浏览”，要求用户快速反应，任何深度思考都会导致错过新内容，这种机制与文化工业中“有声电影的连续叙事”如出一辙——让受众的思维沦为机械反应，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12]。这种“碎片化”本质是资本对用户注意力的掠夺，通过“短平快”的内容刺激，让用户持续停留于平台，实现流量变现，而用户的心智能力则在这种快速反应中进一步退化[12]。同时，阿多诺理论的精英主义倾向在此也有所体现——阿多诺理论过度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认为大众会“心甘情愿被引导”，却忽视了TikTok用户通过“批判性消费”“主动创作”实现的自我救赎，这也是其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重要局限。

其次，阿多诺理论将技术的非中立性揭示出来，给当代技术批判带来重要启示。阿多诺着重指出，技术并非中立的存在，而是资本进行引导的手段，此观点在算法时代格外关键——它让我们对“算法中立”的假象保持警惕，看清算法背后潜藏的资本逻辑与规训[10]。在当代社会，“社交、工作、学习”全都被纳入数字平台，文化工业的规训渗透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处，最终达成“资本对人性的全面异化”[12]，阿多诺的理论为我们识破这种异化状况提供了批判的依据。

最后该理论所倡导的批判精神，为个体反抗文化异化、实现人性解放给予价值指引。阿多诺强调，面对文化工业的控制，关键在于“识破其伪装”——看清“多样化文化产品”背后隐藏的“同一性原则”，警惕“个性化”“娱乐”等话语的欺骗性，进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反思能力[2]。阿多诺的这种呼吁在算法时代尤为紧迫，在算法时代，唯有保持批判意识，主动打破“信息茧房”，践行“批判性消费”，个体才能避免沦为“单向度的人”，为文化多样性与人性解放留存空间[12]。这也说明，这也与当前学界对文化工业理论的拓展研究相契合，众多学者基于阿多诺的批判框架，探讨了电影、时尚等文化业态中商业性与本真性的抗衡情况，为文化工业的温和改良提供了思路[13]。

4.2. 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局限

尽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但受其时代背景与个人立场的影响，该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首先，理论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阿多诺作为“上流文化保守主义者”，过度强调高雅艺术的价值，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带有明显的贵族视角，忽视了大众文化可能具有的反抗潜能[3]。他将大众视为“被动的受害者”，认为大众在文化工业的引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引导”，忽视了大众作为文

化消费主体的主动性，以及大众文化中可能蕴含的批判意识与反抗行为[3]。

其次，该理论带有显著的悲观主义倾向。阿多诺在批判文化工业异化现象时，过度凸显资本的支配作用，却忽略了个体具备的批判意识以及反抗能力，同时也未关注到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自我革新潜力[3]。在当代社会，用户开展的对算法的“反推荐”“信息破茧”等实践行动，以及小众文化、独立文化针对主流文化工业发起的反抗活动，均证实了个体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文化领域同样存在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而这些内容是阿多诺理论未能全面涵盖的[3]。

5. 结语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对现代性困境展开的深刻反思，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资本与技术相互交织情形下文化的异化本质，为现代文化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启蒙理性本应推动人的解放进程，然而在文化工业中却异化为支配人的工具，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使得意识形态不再以显性的政治宣传形式出现，而是转变为隐性的文化渗透[2]。

在算法时代，重申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并非要全盘接受其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倾向，而是要继承其批判精神，立足当代数字文化实践，辩证看待其理论价值与局限。既要警惕算法推荐、短视频等新媒介中的“同一性统治”，看清文化工业异化的新形态、新特征；也要意识到个体并非完全被动，通过“信息破茧”“批判性消费”，仍可为文化多样性与人性解放保留空间。正如阿多诺所言，真正的文化应是“对现实的否定”，而非“对现实的肯定”——这也是文化工业理论留给当代人的核心遗产，为当代文化建设、技术伦理规范与个体主体性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 [1] 汤亦曦.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 现代社会中的娱乐与思想影响[J]. 哲学进展, 2025, 14(1): 70-75.
-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 赵勇. 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的文本解读[J]. 贵州社会科学, 2011(6): 47-51.
- [4] 李国成.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再考察[J]. 文学研究, 2022, 8(1): 211-223.
- [5] 江晓雨.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开封: 河南大学, 2021.
- [6] 赵佳.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34(2): 68-70.
- [7] 李荣.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探究[J]. 西部学刊, 2019(5): 34-36.
- [8] 赵勇. 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J]. 贵州社会科学, 2011(6): 42-46.
- [9] 张馨文.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 [10] 焦婷婷. 西奥多·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 [11] 曾杰.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3(19): 31-36+49.
- [12] 武星丽.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8(1): 183-191.
- [13]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阿多诺美学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EB/OL]. 2024-02-26. <https://rwsk.ecnu.edu.cn/c1/59/c25015a573785/page.psp>, 2026-06-25.